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四十七　宋　王欽若等撰

將帥部

違約　狥私　縱敵　較敵

違約

夫言忠信雖蠻貊而有可往德無常雖巫醫而不可為
蓋必誠無苟之謂矣而況居將臣之任奉征討之寄受
脤而行成師以出或廟謨先定或軍志夙成故宜寒暑

之不踰律呂之相應乃能奮武畧揚威靈平強寇絶後患獻功於明廷受爵於太室者矣其有違明約徇偏見或見利而輕動或臨危而苟免失在和之義成否臧之凶故宜殞身於戰陣歸罪於司敗者也或有心靡顧望力難自濟雖法所不舍亦理有可恕苟原情而末減故來效而可收焉

漢張騫為衛尉武帝元狩二年封博望侯與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㫋

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軍行而輒留去

公孫敖為護軍都尉合騎侯元狩三年夏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

李廣為前將軍元狩四年從大將軍衛青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廼自以精兵走之音奏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并合也合軍而同道東道少回遠回繞也曲也大軍行水草

少其勢不屯行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言始勝冠即在戰陣廼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致死而取單于大將軍弗聽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趙食其也食音異其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惑迷也在後不及期也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遯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乃遇兩將軍絕度也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人問其失道狀廣遂自殺右將軍食其當斬贖為庶人

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元鼎中遣與樓船將軍楊僕討南粵樓船將軍將精兵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

田廣明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既不至質（質所期處也）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

趙充國為蒲類將軍宣帝初遣五將出塞充國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

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

蜀胡濟為鎮西將軍後主延熙十九年大將軍姜維督戎馬與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維為魏大將軍鄧艾所破於段谷維退軍還成都

宋王鎮惡晉末為龍驤將軍隨高祖北伐高祖與期若尅洛陽須大軍至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徑向潼關為姚

紹所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高祖沿河魏軍屯據河岸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欲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繇得遣軍

張茂度文帝時為益州刺史帝討荆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已平而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時茂度弟邵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帝以邵誠節故不加罪被代還京師

後魏薛瑾為平西將軍太武真君五年為都將從駕北討以後期與中山王辰等斬於都南

李崇為車騎將軍梁將趙祖悦襲據硤石詔撫軍將軍崔亮等討之亮至硤石乃大破之亮與崇為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

唐廬江王瑗高祖武德中為襄州行臺僕射與從弟孝恭俱討蕭銑授荆郢道行軍元帥瑗新至部未能和其民率兵臨境不敢進孝恭平銑瑗竟後期

獨孤晟太宗貞觀中為殿中少監令率兵與李大恩合勢趨馬邑晟坐失軍期減死徙邊

李道彦貞觀中為右衛將軍東郡公赤水道行軍總管與左驍騎將軍榮國公樊興坐失軍期減死徙邊

劉仁願貞觀中為右威衛將軍畢列道行軍總管與司空李勣期會逗遛不赴驛召至京帝謂曰自古軍法後期皆死仁願奏曰臣前後使四十餘人往李勣處塗路荒梗悉皆不達最後一使始得至大軍臣又打得延津

等七城欲擊平壤李勣兵馬遽以旋歸事有因緣非臣之咎帝曰汝領兵萬餘咸勁卒亡城下邑未有千人以此分疎更為矯詐遂令拽出欲於廟堂斬之仁願號訴不輟聲帝以其有鎮守東海之勤特免死配流姚州

王忠嗣為隴右節度玄宗天寶六載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初以石堡險固恐所得不如所失請息兵觀釁帝意不悅及奉詔應接延光偃俛緩期故師出無功

李光顔憲宗元和初為禆將高崇文統神策軍討劉闢于西川時光顔與崇文約到行營愆一日懼誅乃深入以自贖

狥私

將之在軍得專其命故曰正則從令私則衆怠其有處置偏黨奏請阿曲報適素憾引薦親暱邀官爵之寵求貨易之利違方面之致失出閫之威或致衆畔親離以壞軍政為將之失莫大於此

漢衛青武帝時為大將軍元狩四年大擊匈奴時將軍李廣自請行帝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少水草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之幕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

慍怒而就部言慍怒之色形於外也

李廣為右北平將軍初獲於匈奴得脫贖為庶人屛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隴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死於是武帝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帝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登車不式

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初李廣之子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令其父恨而死也）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武帝為諱云鹿觸殺之

晉石鑒為司隷校尉時杜預為河南尹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冦隴右以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强盛鑒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軍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

畧

鄧羌苻堅之將堅遣王猛率羌張蚝徐成等伐慕容暐既陷并州暐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萬來救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敢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戸侯相處羌不悦而退俄而交兵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

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軍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

南齊曹虎為寧朔將軍封羅江縣男虎啟乞侯官尚書奏侯官戶數殷廣乃改封監利縣

北齊高昂為西南道大都督攻上雒為流矢所中創甚顧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恨矣所可歎息者不見季式作刺史耳季式昂之弟也高祖聞之即馳驛啓季式為濟

州刺史

高季式爲冀州都督隨司徒潘樂征伐討江淮之間爲私使雄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即赦之

唐李晟爲右神策都將代宗大歷末吐蕃寇劍南晟領神策軍戍之及還携倡妓以歸西川節度使張延賞追之晟深憾焉德宗時晟初建大功以中書令鎮鳳翔表稱宿故懼延賞之責朝廷以其功高爲之免延賞相拜左僕射

袁滋為申光蔡隨唐鄧等州節度使滋嘗請罷兵以招吳元濟及高霞寓以兵敗貶黜憲宗思有以懷之乃授滋節度使行其計滋本蔡州郎山人祖父塋墓在焉滋前任在襄州時吳少陽理滋祖父墓禁芻牧諸袁有里居者多署以職而廩給之及滋至唐州乃去斥堠而通好賊圍其新興柵滋又卑詞祈免賊因不以滋兵為意故二歲無功傷沮形勢繇是坐貶撫州刺史

劉總為幽州節度使入朝請析瀛漠二州為廉察用權

知京兆尹事盧士玫為帥朝廷從之總娶涿州刺史張

臯女臯與士玫有内外之屬故總以士玫上請因而用

之非選衆任能也

裴度為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奏京兆府參軍裴讓是

臣男年甚幼小官無職事令惟近勑須令守官伏以臣

男之類無數十人悉是資蔭授官所以置之散冗守官

既無公事離任曾無妨闕伏乞天恩依前令在臣所任

詔曰應内外有職事官宜准太和元年五月十二日勑

處分其諸州叅軍文學及京無職事者不在此限度憑其勲舊遽柰明勑置狥私愛議者惜之

後唐段凝為鄧州節度使莊宗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城李紹宏請用凝為大將軍帝許之令具方畧條奏凝所請偏裨皆取其已黨帝疑之乃止

縱敵

傳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葢受命以出固敵是求其執俘而言還必致師以誘戰其或籍兵要而資寵禄勞

師徒而長寇讎雖有可制之方蓋念自全之計曾微鬬志且冀遠圖小則陷於非夫大則孤於受脤為將之道豈其然乎報國之謀非盡善也

漢田仁為司直戾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會夜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坐縱反者要斬

後魏古弼為安西將軍征馮丈通丈通嬰城固守求救於高麗高麗救至丈通將東奔民多難之其大臣古望

因民心之不欲遂率衆攻文通開城門以引官軍弼疑古埿譎詐不入城高麗軍至文通乃隨之奔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率騎衝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東奔將士皆怨弼不擊太武大怒徵還黜為廣夏門卒

北齊彭樂為泗州刺史泗陽郡公邙山之役西軍退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爾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寳樂從其言獲周文金

帶一袋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且對曰不為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其縱舍伏諸地親拜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良久乃止樂更請五千騎取捉周文神武曰爾何故而復言捉耶取絹三千疋壓樂因賜之

唐馬燧為河東節度加魏博招討使大破田悅軍建中四年十月涇原軍反德宗居奉天燧引兵還太原時魏州兵大敗後城中無二三千人皆瘡痍悅日夕待降燧

思太原畏留魏州遷延不敢及奉天之難燧乃退歸使河北餘梗至今燧之致也

李懷光為朔方軍節度興元初德宗在奉天懷光以朔方軍屯咸陽李晟為神策行營節度軍於渭橋時懷光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己功乃奏請晟兵詔令晟將兵合懷光軍晟引兵至陳陶斜軍壘未周賊出兵來寇晟力出陣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克今出穴而欲一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懷光恐晟有功乃曰

馬未銜枚士不素飽不若歛兵候時而發晟乃收軍入壘

令狐綯為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懿宗咸通九年徐州戍兵龎勛自桂州擅還七月至浙西沿江自白沙入濁河剽奪舟船而進綯聞勛至遣使慰撫供給芻米都押衙李湘曰勛因徐兵擅還必無好意綯曰雖無好意無詔命除討權變制在藩方昨其黨投來言其數不滿二千而虛張舟航旗幟恐人見其實涉境已來心頗

憂惴計其水路須出高郵縣界河岸斗峻而水深狹若出奇兵邀之俾荻船縱火於前奇兵奮擊於後賊走必矣若不於此誅鋤俟濟淮泗合徐人怨負之徒不下十萬則禍亂非細也絢性懦緩又以不奉詔命謂湘曰長淮以南他不為暴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其年冬勛果殺崔彥曾據徐州

高駢為天下兵馬元帥鎮維揚僖宗廣明元年九月黃巢北渡淮水復攻徐兗初黃巢以其年七月採石江直

抵淮南淮南城内士客軍十餘萬有梁纉者本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之愛將也後劉積敗徙邉遇赦還復隷于軍及駢領西川時戍於大渡河因奏為親將歷數鎮以本軍所籍兵三千隨之時告於駢請擒賊復有畢師鐸者驍勇無敵欲以兵邀之時駢有鎮鄉軍使吕用之素以左道佞惑於駢恐諸將立功之後侵其己權因謂駢曰國家自數年以來天下喪亂黄巢起乎羣盜遂至横行所在藩維望風尾解天時人事斷可知之公既統强

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觀成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挫威名則大事去矣駢然之竟不議舉兵巢遂肆志北侵焉巢之趣廣陵也江東諸鎮以駢屯數道勁兵居將相重位復又自咸通中復交阯之後於安南開鑿河道西川板築羅城心匠天機謂能驅役鬼神至是聞其安然信巢尚尚讓也往來歷境而過諸鎮縣是解體淮北之人無復鬬志遂相率附之衆稱百萬

輕敵

春秋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孫吳之法奇正相生詭譎為道有示弱以致勝無輕敵以成功古語曰以心度心間不容針敵若卑而驕我怒而擾我啖以甘言示其羸弱反用我道得非危哉故善戰者進退有度動靜有宜先審敵之形勢必得敵之虛實故行無虞止有備焉得斯術也其或越逺以爭利怙勇以致師不察幾微務於先動徒謂彼之可勝不知己之已失欲無負敗其可得哉

將鉏樂懼宋大夫也魯成公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不儆備鄭人覆而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士魴晉大夫也晉人伐鄭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櫟晉地

子囊楚大夫也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

殿（殿軍後）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皐舟是險阸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司徒卬陳大夫也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畀宋也（畀宋不設備）

觀虎晉大夫也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公子卬為魏將秦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

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卭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卭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漢李廣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武帝泣曰昆邪中國人也對上而泣也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負恃也确謂競勝敗也确音角帝乃徙廣為上郡太守

後漢蓋延為虎牙將軍屬董憲自立為海西王海西縣屬瑯琊

郡
建武四年憲將賁休舉蘭陵城憲聞之自郯圍休時延等往救之為憲所敗憲遂放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别將於彭城郯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尅獲光武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污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曽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微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

吳凌操為破賊校尉大帝統事從討江夏入江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

晉陶侃為荆州刺史鎮武昌時新破城欲乘勝擊杜曾有輕曽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戰爭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可易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曽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曽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曽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

新蔡王騰為車騎將軍鎮鄴時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為羣盜起於清河鄃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

王頽為辭載頽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狐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為豐所害

朱序為南中郎將苻堅遣苻丕石越寇襄陽次沔北序以丕軍無舟檝不以為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懼因守中城越攻陷外郛獲船百餘艘以濟軍

謝琰為會稽内史時孫恩作亂琰不設備恩奄至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叅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黨太守

張虔碩戰敗群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絶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墜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

後燕慕容汗為慕容麟寧遠將軍麟庶兄翰命段速

弟蘭與閻柳城皝遣汗及封弈等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為前鋒而進封弈止之汗不從為蘭所敗死者大半

前秦苻叡為苻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討慕容泓於華澤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

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覈弗從戰於華澤敗績被殺

西秦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時天水姜乳襲據上邽遣益州討之邉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及之但恐其專擅爾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北平韋乾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

恃勝自矜不為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行宴飲下令曰敢言軍事者斬乾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柰何解甲自寛宴安酖毒切為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逺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拒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為孤之罪也皆赦之

宋魯爽并弟秀元嘉二十八年自魏歸國以爽為司州

刺史秀為滎陽頴川二郡太守時後魏太武已死文帝更謀經畧五月遣奐秀程天祚等率部騎并荆州甲士四萬出許雒八月虜長社戍主永平公禿髮幡乃同棄城走進向大索戍戍主為豫州刺史跋僕蘭曰奐勇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檀山必可擒也奐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夾發頴秀縱兵力戰虜乃退還虎牢奐因進攻之本期舟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碻磝不拔敗走水軍不至奐亦收衆南還

轉鬬數百里至曲强虜候其饑疲盡銳來攻爽身自奮擊虜乃退走

梁劉季連為益州刺史時東昏失德京師多故季連因聚會發人丁五千人聲以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率之以襲中水穰人李託預知之設備守險買與戰不利退州郡縣多叛亂矣

鮑泉為信州刺史與王僧辯等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為刺史泉為長史行府

州事侯景寇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惟蒱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令閉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

後魏陳留王虔紇根之子也道武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攻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絶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桑乾虔勇輕敵於陣戰沒

崔延伯為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甕生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蕭寶寅率衆會於安定卒甲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衆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為鏁柱教習强兵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

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竇寅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閲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

北齊莫多婁貸文為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軍出函谷景與高昂議整旅厲

卒以待其至贇丈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贇文性勇而專不肯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候西過源澗遇周軍戰没

王則太原人初以軍功除給事中爵白水子從元天穆討邢杲輕敵深入為杲所擒

後周賀若敦為驃騎大將軍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絶糧援乃令敦率步騎六千渡江赴救瑱等以敦孤軍深入規欲取之每設奇兵連戰破瑱乘勝徑進

遂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為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汎

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

楊忠為大司空時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氏

地半天下國富兵强若從漠北入并州極為險阻且其

大將斛律明月不易可當今欲探其巢穴非十萬衆不

可忠獨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萬騎足矣明月竪子亦何

能為乃以忠為元帥又令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進期

會晉陽忠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席捲二十餘

鎮齊人守陘嶺之隘忠縱奇兵奮擊大破之突厥木汗可汗控也頭可汗步離可汗等十萬騎來㑹四年正月攻晉陽是時大雪數旬風寒慘烈齊人乃悉其精鋭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以武後期不至乃班師突厥於是縱兵大掠自晉陽至欒城七百餘里人畜無遺俘斬甚衆

隋薛世雄為右翊衛將軍竇建德僣稱長樂王遣世雄率兵三萬討之至阿城南營於十里井建德聞世雄至

精兵數千人伏河間南界澤中悉拔諸城偽遯云亡入
司子䚟中世雄以為建德畏亡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
自率敢死士一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辨
隋軍大敗自相騰籍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遯
唐姜寶誼武德初為并鉞將軍時劉武周將黄子英往
來雀鼠谷高祖令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
兵纔接子英輕遯如此者再三寶誼悉衆以逐之伏兵
發軍遂大敗寶誼為賊所擒復得逃歸

趙景慈尚高祖女桂陽公主武德初為華州刺史領行軍總管與獨孤懷恩擊蒲州時尭君素兵鋒甚鋭前後遣將皆不能尅景慈謂將士曰君素小盜何足經營但諸軍不武爾景慈與國親姻忝荷榮位必當殞首流腸以報所授終不能學君等見賊便縮頭頓轡也因將兵至城下君素出甲拒之景慈躍馬突進從者十餘人直趨南門斷賊歸路遂入其濠内賊於地道中出兵掩之懷恩不能救諸軍皆走景慈被傷墜馬遂為賊所執

王孝德為朔州行營軍總管武德九年突厥寇朔州孝德及朔州刺史姜世師以數騎覘賊卒與虜千餘騎相遇孝德苦戰久之賊始退

郭孝恪為安西都護太宗貞觀二十三年阿史那社爾既擒龜茲王孝恪守之龜茲相那利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來襲孝恪時孝恪營於城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我之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為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孝恪不以為意

那利率兵奄至孝恪始覺乃領部下千餘人將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那利表裏以擊孝恪自為前鋒力戰而入既失部分為胡賊之所蹂躪流矢及鉞斧亂下孝恪前顧所部猶有數十人隨之孝恪復將出城黎至西門為胡冦所殺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中

爨寶壁為右監門衛中郎將則天垂拱三年十月與突厥骨咄禄元珍戰敗前軍盡没寶壁輕騎遯走黒齒常

之擊破突厥於黄花堆又表請窮追餘寇制常之與寳壁計議遥為聲援寳壁以為賊破在朝夕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十餘里覘候見元珎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又先遣人報賊令其得嚴備出戰時寳壁下有精兵一萬三千人賊走不出已遂為所敗論者尤之寳壁坐此伏誅

程千里有勇力為上黨郡長史𤣥宗天寳十五載賊將蔡希德數以騎挑戰千里開城門獨將麾下百餘騎逐

希德欲生得之度橫橋橋壞墜坑中為賊所執
唐朝臣為振武節度使德宗貞元四年奚及寶韋之衆
冠振武初朝臣頗無斥候賊至方郊迎宣慰中官未
相及一二里中官二人為所虜朝臣奔歸閉壁乃掠人
畜而去時回紇數百騎合勢追之又復為所敗
後唐閻寶為檢校侍中遥領天平軍節度使唐天祐十
九年討鎮州鎮人累月受圍城中艱食穀價騰貴饑餓
者多計無所出屢來求戰城中五百餘人攻我長國寶

輕之不為堅敵俄而數千人維志奮力死戰我救兵不至賊壞城而出縱火攻寶營不能拒戰引師而退鎮人壞我營壘取其芻粟者累日

李仁矩明宗長興初為閬州節度使俾伺董璋之反狀時物議以為不可及仁矩之鎮偵璋所為曲形奏報地里遐僻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之逆節縣仁矩也長興元年十月璋自率兇黨以攻其城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兇氣方盛未可與戰

宜堅壁以老之儻浹旬之間大軍東至即賊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即驅之以戰兵未交為賊所敗旣而城陷仁矩被擒舉族為璋所害

冊府元龜卷四百四十七

冊府元龜卷四百四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殘酷　報私怨

殘酷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蓋殘酷者縱暴滋虐之謂也三代以降謀帥非一其或詩禮之選替而勇悍之材進乃有處爪牙之列握旗鼓之要當干城

之任受方面之寄虐用其衆毒痛於民以戕害為勢以安忍為樂至有不式王命視人如讎誅求貨財則動恣賊殺屠掠城邑則舉無噍類孥戮不辜虔劉參佐肆豺狼之忿極塗炭之苛至於惡稔禍盈而後不得其死者蓋有之矣書云天吏逸德烈于猛火仲尼云苛政猛於虎良可畏哉

漢項羽為楚大將軍西屠咸陽殺秦王子嬰燒秦宫室所過殘滅秦民大失望

周勃為太尉高帝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十一年冬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殘謂多所殺戮

後漢公孫瓚為奮武將軍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興平二年遂保易京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材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嘗言衣冠皆自以分職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

兵合

黃祖為荊州劉表將屯夏口祖子射（音亦）與禰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為罵己也大怒顧五百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

王正為河內太守起兵討董卓遣諸生于屬縣微伺吏民負罪收之考責錢穀負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

吳甘寧為前部都督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

殺之故不即還後寧賫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兒還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

晉苟晞為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值為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于大苟

桓温為大司馬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温枋頭之敗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皆嗟怨

桓雲為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雲招集衆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雲兄大司馬温執權有司不敢彈劾

宋劉粹為征虜將軍鎮壽陽少帝景平二年譙郡流離六十餘家叛没於後魏趙景秦剛等六家悔背還投陳

留襄邑縣頓謨等村粹遣將范縱夫討叛戶不及因誅殺謨等三十家男丁一百五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二口收付作部粹坐貶號為寧朔將軍

宗越（一作宗鉞）為龍驤將軍時臧質魯爽反越討質等破之因追奔至江陵時荆州刺史朱修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復為長水校尉時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

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越為將所領衆嚴酷好行刑戮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為都督南豫州刺史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高道慶為鍾離太守領軍北討道慶凶險暴横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梁侯景初仕後魏爲定州刺史大行臺性殘忍酷虐

陳陳靈洗爲安西將軍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造次之間便加捶撻而號令分明與士同甘苦衆亦以此依附

後魏公孫軌爲平南將軍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軌既死太武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將其返去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倒劈分

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

羊祉為光禄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部騎三萬從高肇南征會班師夜中引軍出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為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為征虜將軍好慕名利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及將出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元麗為魏將軍時秦州屠各王法智與主簿吕苟兒為

亂詔麗討平之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
劉貴為行臺僕射與侯景高昂等討獨孤如願於雒陽
貴凡所經歷莫不肆其威酷修營城郭督責切峻非理
殺害視下如草
爾朱仲遠為東道大都督大行臺大將軍仲遠天性貪
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殁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已
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
者莫不被其淫亂後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

方之彦伯世隆最為無禮彦伯世隆仲遠兄弟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為患苦

北齊斛律光為大將軍性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衆放杖威刑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暴

後周鄭偉魏末為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効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主杞賓王坐除名

隋趙仲卿爲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微有不理者仲卿輙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虎時有上表言仲卿酷暴者高祖命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

楊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將臨寇輙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

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

屈突蓋爲武候驃騎性嚴刻時有檢校太府卿崔弘度亦嚴酷長安爲之語曰能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魚贊爲車騎將軍贊性兇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温酒不適者立斷其舌煬帝

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
知因召贊兄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至家
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爲安州刺史
樊子蓋爲東郡留守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及玄感解
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
唐羅士信高祖時爲新安道行軍總管持法嚴暴有不
用命者無問親友必皆斬決繇是下不附而畏之
竇軌爲益州道行臺右僕射時蜀土寇盜聚結悉討平

之軌每臨戎其部衆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重足股慄軌初入蜀將其甥以為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每誡家僮不得出外嘗遣奴就官厨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誡使汝當要借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取奴斬之其奴稱寃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俱斬之行臺郎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箠歲至數百

武懿宗則天時與清邊道副總管婁師德按撫河北諸

州懿宗所至多殘酷人吏犯法者必先刳取其膽然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先是孫萬榮別帥何阿小多屠害士女是時人號懿宗與何阿小為兩何或謂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

嚴武代宗時為劒南節度等使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召赴成都杖殺之繇是威震一方

李正已大歷中為淄青節度使為政嚴酷所在不敢偶

語

朱希寀大歷三年為幽州節度使為政苛酷人不堪命竟為孔目官李瑗所殺

李懷光德宗時為邠寧節度建中初城原州以懷光兼領其任居前督作時懷光新臨濫殺朔方大將數人法令嚴峻

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討梁崇義先發千餘人守臨漢崇義屠之後荆襄平希烈選其軍嘗從臨漢之役者三

千人悉斬之

張光晟為單于都護振武軍使建中元年回紇突董悔録領衆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橐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乃使突董及所領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盡拘而殺之死者千餘人唯留二胡歸國復命遂部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賞賚軍士後回紇遣使來訴帝不欲甚阻蕃情徵拜右金吾將軍回紇

猶怨懟不已又降為陸王傅

劉士寧貞元中為宣武節度使日恣荒暴誅戮無不怨苦或彎弓挺刀殺人於杯案間都虞候李萬榮因其獵於近郊閉州門以拒之士寧馳歸闕下

韓弘貞元十五年為宣武軍節度使有郎將劉鍔者兇卒之魁巳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列短兵於牙門召鍔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對賓客言笑自若又云弘制宣武頗酷法人人不自保

田季安爲魏博節度使憲宗元和中有進士丘絳者嘗爲田緒從事及季安爲帥絳與同府侯臧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攝下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以待至則排入而瘞之其兇暴慘毒如此

王庭湊爲鎮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四年二月故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屬悉爲庭湊所害初元翼之出深州也庭湊縶留其家及節度漢南數遣使厚賂庭湊使出之庭湊竟不許至是知元翼卒盡殺之

王重榮懿宗咸通末為河中節度使植性不仁嘗於河岸立巨木設機於其上有軍吏忤其意者則置於巨木發其機擲似河之急流其慘毒也如此部將常行儒因重榮出於北郭仗刃殺之有識者咸快其事

梁王珙唐末為陝州節度使為政苛暴且多猜忌殘忍好殺不以生命為意內至妻孥宗屬外則賓幕將吏一言不合則五毒備施鞭笞刳斮無日無之奢縱聚斂民不堪命由是左右惕懼憂在不測光化二年六月為部

將李瑫所殺

李罕之唐末為河陽節度使雖有膽決雄猜翻覆而撫民御衆無方畧率多苛暴性復貪冒不得士心出兵攻晉絳時大亂之後野無耕稼罕之部下俘剽為資啖人作食其後河陽為張言所陷罕之奔於太原後唐武皇表為澤州刺史仍領河陽節度以兵寇鈔懷孟晉絳數百里内郡邑無長吏閭里無居民河内百姓屯結山寨或出樵汲即為俘馘雖奇峯絶磴梯危架險亦為罕之

部衆攻取先是蒲坂之間有山田摩雲邑人立柵於其上以避寇亂罕之百餘人攻下之軍中因號罕之為李摩雲自是數州之民屠啖殆盡荆棘蔽野烟火斷絶凡十餘年

雷滿唐末為澧朗節度使貪穢慘毒葢非人類及死子彥恭繼之蛋蠻狡獪深有父風燼墟落榜舟檝上下於南郡武昌之間殆無人矣

安王友寧唐末為宣武軍牙將鳳翔李茂貞叛屯兵盩

屋友寧攻下盩厔無大小屠之

後唐孔循明宗時為樞密使會汴州軍校張諫謀亂都指揮符彥饒誅斬亂兵軍城安定以循權知汴州循至召集謀亂指揮使趙虔已下三千人並族誅之

晉王建立仕後唐為青州節度使性惡生好殺為政嚴烈閭里有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故當時人目之為王垛壘言殺其人而積其屍也

安重榮為定州節度使嘗因暴怒部校賈章以謀叛聞

章有女一人時欲捨之女曰我家三十口繼經兵亂死者二十八口令父就刑存此身何為再三請死亦殺之鎮人豨是惡重榮之酷而嘉賈女之烈焉

萇弘簡累授左金吾衛左將軍性忌尅而多疑歷州鎮十餘所在多豎棘於公署方通人行左右稍違忤即加鞭笞或至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足而行其煩苛暴虐為武臣之最

張萬進歷威勝保大彰義三軍節度使所臨之地士民

慘懔及疾羸綿日州兵將亂乃召副使萬廷圭委其符印記室李升素憾萬進之陵虐知其將亡謂廷圭曰氣息奄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廷圭從之遂以籃轝秘尸而出浹旬不舉馳騎而奏慮其有變詔命既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狠戾謂長子彥球曰萬廷圭逼廹危命驚擾而死不手戮之奚為生也廷圭聞之不敢弔助萬進自假殯精舍之下至轜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百萬無涕洟饋奠者

張彦澤為涇州節度使從事張式以彦澤所行事多不軌數勸止之彦澤不從因酒酣發矢向式式偶免因告病不復請謁彦澤愈怒將加害焉式乃避竄衍州刺史送至邠州邠州連帥李周具奏其事朝廷姑息彦澤流式商州彦澤堅飛奏請式朝廷允之式既至決口剖心斷手足而死之後為相州節度使領軍北屯鎮定後送款於北北主遣彦澤先至京師數日之内恣行殺害或軍士擒獲罪人至前彦澤不問所犯但瞋目出一手豎

三指而已軍士承其意即出外斷其頭腰領焉彥澤與僞閤門使高勲不協因乘醉至其門害其仲父孝悌暴死於門外

李守超爲禆將從其兄守貞征討守超性慘毒令軍士以大劒剖賊之首爲六分號爲肉蓮花以成戲笑河上居人爲掠而至者亦罹其酷人頗寃之

漢劉銖晉末爲高祖并州左都押牙性好殺尤慘毒高祖以為勇斷類已深委遇之建國初授永興節度使從

定汴雖移鎮青丘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過不問輕重未嘗有貸免者每視事小有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體無完每杖人遣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隨其歲謂之隨年杖

史弘肇為侍衛都指揮使部轄禁軍警衛都邑專行刑殺畧無顧避惡少無賴之輩望風匿迹路有遺棄人不敢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巡司吏卒因緣為姦嫁禍脅人

不可勝紀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為坊巡所拘立斷
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人則誣以訛言竟見棄市嘗
有醉者誤入民家婦呼之為盜巡司遇之以楇其腦血
流被體乃就鄰舍子假錢二緡令醉者負之即斬於所
犯之地斷舌決口斮筋折足者殆無虗日故相李崧為
家僮誣告族戮於市而取其幼女為婢自是仕宦之家
畜僕隷者皆以姑息為意而舊勲故將失勢之後為厮
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軍司解暉性狡而酷凡有

推劾隨意鍛鍊人有抵軍禁者被甚苦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敢仰視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為業嘗以錢十四萬市得玉枕一遣家僮及商人李進賣於淮南大得售𢌞家僮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弘肇上變言北兵之入汴也偽燕王趙延壽遣福殷賫玉枕陰遺淮南主以致誠意弘肇即日逮捕福殷等繫之解暉希旨斷成㨄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為弘肇

帳下健卒分取之其家財並籍沒

周慕容彥超為兗州節度使既謀叛命乃於城中括率

械繫笞掠比戶銜冤前陜州行軍司馬閻弘魯閒居在

州懼其鞭扑盡以家財為餉彥超以弘魯所餉未盡又

欲令判官崔周度得罪乃令周度監括其家周度謂弘

魯曰公命之吉凶係財之豐約願無吝焉弘魯令家僮

與周度搜索斸掘無孑遺矣彥超又令牙將鄭麟持刃

訊之弘魯惶廹告罄周度白彥超曰閻行軍泣拜妻孥

輸財不盡此情可恕彥超不之信弘魯夫婦並繫於獄其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輸之望救弘魯彥超怒周度阿私令軍校趙質切責便令自行杖笞弘魯夫婦以至肉爛而死即斬周度於市

齊藏珍為濠州刺史世宗征淮泗命藏珍護兵南出所至貪暴淮甸之民及麾下仕伍咸被其毒

報私怨

不念舊惡斯為君子之心以直報怨蓋亦中庸之道然

而執兵之要出師以律念一忍之不忍必舊憾之是修由失意以相仇以忮心之是縱忘乎公利假彼軍興其或敵境初平國事方熾奮其憤怒恥於言詈雖甘心於一時亦流恨於千古至於賢者猶或病諸察夫過舉斯言是戒

漢李廣為驍騎將軍坐亡失多為虜生得當斬贖為庶人數歲與故頴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頴陰侯灌嬰之孫名彊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

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隴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安國）韓將軍徙居右北平死於是武帝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奏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帝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式俯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軾）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竦警也）是以聲名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神靈）

之威曰稜憯猶動也陳留人語恐言憯之稜音來登切憯音徒濫切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指意也

魏安陽亭侯幹司馬文王之弟也滿長武寵之孫也年二十四為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閶闔掖門幹欲入幹妃偉之妹也臣欽若等曰偉字公衡長武之父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羡亦不得入恨之既而

羨因王左右啟王滿掾斷門不內人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為庶人時人寃之

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平吳兵至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劉毅為衛將軍江州都督奏解江州刺史庾悅初悅為司徒長史曾至京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

出射而悅後與寮佐徑來諸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旣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㫖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桓温為荆州刺史復以范汪為安西長史温西征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温頻請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為東陽太守温甚恨焉後汪都督徐

兖青冀四州揚州晉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假節既而温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州以失期免為庶人朝廷憚温不敢執談者為之歎恨

隋宇文述為大將軍初敬肅為頴州郡丞述食邑頴州每有書屬肅未嘗開封由是述銜之八月朝于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政名將擢為太守者數矣輙為述所毀不行

唐李元諒為鎮國軍節度使李懷光反于河中絶河津詔

元諒與副元帥馬燧渾瑊同討時賊將徐庭光以銳兵守長春宮元諒遣招喻之庭光素易元諒且謾罵之又以優胡為戲於城上斥元諒先祖元諒深以為恥及馬燧以河東兵至庭光降於馬燧詒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河中平燧待庭光益厚元諒因遇庭光於軍門命左右劫而斬之乃詣燧匍匐請罪燧盛怒將殺元諒久之以其功高乃止

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以楊志誠之逐已後志誠復為

部下所逐過太原載義躬自毆擊逐欲殺之賴從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殺志誠之妻孥將卒朝廷録其功曲法不問

哥舒翰為兵馬副元帥守潼關也主天下兵權肆志報怨誣奏戶部尚書安思順與禄山潛通偽令人為禄山遺思順反書於關門擒之以獻其年三月思順及弟太僕卿元直並坐誅徙其家屬於嶺外天下冤之

後唐劉訓莊宗同光末為襄州節度使雒陽有變訓以

私忿害節度副使胡裴族其家聞者寃之

册府元龜卷四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四百四十九至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　梅

謄錄監生臣符國琛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四百四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殺降　專殺

殺降

夫荷推轂之寄膺鑿門之任師王者時雨之師弔四海顒天之衆此將帥之職也若乃納其欵不示其信肆燎原之威亡竭澤之戒繫其老弱燒其城郭由是敵人震

壘合境復畔乃閉門而拒守致彌載而不克俾夫陰燐蔽于原野強魂號于道路豈唯失通侯之爵固將致杜郵之死雖兼弱攻昧有國之常規而舍逆取順大易之微旨紀諸竹素垂戒將來

白起為秦上將軍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將趙括軍長平以救之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昭王聞趙食道絶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及糧食至九

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項羽為楚上將軍破秦軍秦將章邯降羽羽立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史失其姓為上將將秦軍行前行前謂居前而行

是時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令穀州新安城是）異時諸侯吏卒徭使屯戍過秦中（異時俗言先時也秦中秦地也）秦中遇之多亡狀（無善形狀也）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廼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

驕入秦於是夜擊坑秦軍二十餘萬人既入函谷關至戲鴻門後數日羽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宫室羽於是自立為西楚霸王明年羽至咸陽齊王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也夷平皆坑降卒係虜老弱婦女狥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

漢李廣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以郎中令出右北平廣軍幾没漢

法廣軍自當亡賞當謂功過相當也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妄猶凡也材能不及中中謂中庸之人也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恨悔也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矣

晉王澄為荆州刺史持節領南蠻校尉先是巴蜀流人

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内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偽許之既而襲之於寵州以其妻子為賞沉八千餘人於江中自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

後魏王建為中部大夫從道武破慕容寶於參合陂道武乗勝將席捲南下于是揀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民知恩德乃召羣臣議之建曰慕容寶覆敗於此國内空虚圖之為易今獲而歸

之無乃不可乎且縱敵生患不如殺之道武謂諸將曰
若從建言恐後南人創乂絶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弔民
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為然建又固執乃坑之道武既而
悔焉遂進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内無主百姓惶惑
東門不開道武將夜入乘城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
在虜獲恐士卒四掠盜賊亂府庫請俟天明道武乃止
是夜城中人共立慕容普驎為主遂閉門固守道武乃
悉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曰慕容

寶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為誰守何不識天命取死亡也皆曰羣小無知但復恐如參合之衆永全日月耳道武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

崔游為左將軍南秦州刺史先是州人楊松柏楊雒德兄弟數為反叛游至州深加慰撫松柏歸款引為主簿稍以辭誘之兄弟俱至松柏既州之豪帥感游恩遇奬喻羣氐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

隋樊子蓋為光祿大夫封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大業十一年絳郡賊敬槃陁柴保昌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為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

唐隱太子建成武德四年以稽胡酋帥劉企成為邊害詔建成率師討之軍次鄜州大破之虜獲千餘人建成設詐放其渠帥十人並授官爵令還本所招慰羣胡企

成與胡中大帥請降建成以胡兵尚衆恐有變將盡殺之乃陽言增置州縣須有城邑悉課羣胡執板築之具會築城所陰勒兵士皆執之企成聞有變奔於梁師都競誅降胡六千人

程知節以高宗顯慶二年為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次怛篤城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知節屠城而去賀魯遂即遠遁軍還坐免官

專殺

三代之授鈇鉞兩漢之賜棨戟皆得專殺者唯以肅軍旅而謹號令也若乃秦漢而降辛總戎昭性非仁賢學昧詩禮驕盈弗率暴横是圖負恃軍戎擅恣誅殛或失律而歸罪於下或遷怒而厚誣於人或疑忌之相形或取求之不獲怠棄王命殺害無辜恣殘忍之心快忿懟之意旋伏明戮以謝沉寃天之禍淫信不誣矣

項羽字籍為楚次將與上將軍宋義救鉅鹿宋義久不渡河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即就也）出令軍中曰

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因令藉誅之諸將讋服讋失氣也音之涉切莫敢枝梧梧音悞枝梧猶枝捍也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未得懷王之命故立為假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

漢周苛為御史大夫守滎陽城是時左丞相韓信擊魏虜魏王豹傳豹詣滎陽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

胡建孝武時守軍正丞南北軍各有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眞官兼守之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菴屋之類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約束也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詐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軍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

已有成奏在懷中遂上奏以聞繇是顯名

後漢張脩靈帝時為中護匈奴中郎將光和元年脩與南單于呼徵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廷尉抵罪

劉岱山為兖州刺史與曹公袁紹等起兵誅董卓進屯河內岱與東郡太守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吳淩統為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從擊山賊時大帝破

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面折不為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能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吏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帝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

孫綝為大將軍魏將諸葛誕舉壽春請降遣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為文欽勢異敗歸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

晉郭默為右將軍成帝咸和四年十二月害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劉毅太尉陶侃帥衆討默於尋陽斬之

前趙靳冲為鎮北將軍寇太原平北卜珝率衆繼之冲攻太原不尅而歸罪於珝輒斬之劉聰聞之大怒曰此

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冲

宋蕭惠開為益州刺史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荆州與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既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啟云吉為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輙已戮之孝武稱快

南齊任侯伯宋末為平西將軍黃回軍主先是王蘊罷

南中郎將南陽王翩未之鎮𥂁寧朔府長史庾佩玉權行州事朝廷先遣南中郎將中兵叅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防州沈攸之之難二人各相疑阻佩玉輙殺幼宗回至郢州遣侯伯行湘州事又殺佩玉侯伯與回同衛將軍袁粲謀石頭事回令侯伯水軍乘舸往赴會衆軍已至不得入太祖令湘州刺史呂安國至收侯伯誅之王奐為鎮北將軍雍州刺史輙殺寧蠻長史劉興祖武帝大怒御史中丞孔稚圭奏其事罪合窮戮從之

陳吳明徹為領軍將軍時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明徹率兵討之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内史楊文通

後魏萬安國孝文時為大司馬大將軍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于苑中帝聞之大怒遂賜安國死

侯莫陳悅為秦州刺史時賀拔岳督關中兵召悅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别禀意旨止在一人諸軍勿怖衆皆畏伏無敢拒者

唐趙郡王孝恭為東南行臺右僕射高祖武德中與越州都督闞稜同討輔公祏及擒公祏公祏誣稜與已通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家產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及皆籍沒稜訴理之有忤孝恭孝恭怒遂以反誅之

竇軌為益州道行臺右僕射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軌藏諸懷中雲起問曰詔書安在軌不言示但曰卿欲反矣執而殺之行方大懼奔於京師

蘇海政為𨈭海道總管檢校右武衛將軍高宗龍朔二年十二月受詔討龜茲及䟽勒勑崑陵都督阿史那彌射及濛池都督阿史那步直發衆以從海政步直先與彌射爭部落不和密謂海政曰彌射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懸師在彌射境内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既無噍類不如先事誅之乃偽稱有勑令大總管賫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及諸首領縁是彌射率其麾下隨列請物海政盡收斬之其下鼠尼施拔

塞斡兩部叛走海政與步直追討平之海政軍廻至踈勒之南弓月又引吐蕃之衆來拒官軍海政以師老不敢戰遂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其後吐蕃咸言彌射不反為步直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

哥舒翰為副元帥禦安祿山既至潼關或勸翰曰祿山阻兵以誅楊國忠為名公若留兵三萬守關悉以精銳廻誅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為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

忘危今潼關兵衆雖盛而無後殿萬一不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牧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中詔從之遂遣劒南將軍李福杜光庭分統焉又奏召募一萬人屯於灞上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翰慮為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隷於潼關遂詔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

李光弼肅宗至德元年八月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先是太原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時御史崔衆主兵於河東侮易承業之為人衷甲持槍上承業廳以玩謔之光弼

聞之甚不平至是又有詔交衆所主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謁光弼迎旌相接而不遜避長揖光弼光弼怒既至又不交兵光弼收繫之頃中使至云除衆御史中丞中使懷其勑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久矣中使持勑示光弼李光弼對曰光弼令祗斬侍御史若宣制命拜中丞即斬中丞若拜宰相即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翼日以兵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振三軍

嚴武為劒南節度等使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

猛政梓州刺史章彛初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召赴成都杖殺之由是威震一方

駱元光為華州節度徳宗貞元元年八月専殺徐庭光元光累有功帝慮諫官論其専殺先令宰相諭諫官勿論

周智光為同華節度代宗永泰元年秋遂吐蕃至鄜州時杜冕屯坊州智光與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坑杜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

李奉先為金吾衛將軍憲宗元和十年河東防秋卒殺豐州刺史燕重盱而歸以奉先為檢校左散騎常侍兼豐州刺史初重盱之見殺也麾下之衆或敓之故不及備從事有崔德玄者總其亂衆而頗易置之黨亂者懼奉先至而聽於德玄乃潛告於奉先曰燕大夫之死實德玄搆焉今又招扇諸部以拒公矣豐州百姓舊與夷種雜處及奉先遣使潛視見其牛羊廬帳之在郊以為信然及德玄迎謁于郊奉先數而殺之沒其家

孟簡元和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心腹吏陳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關通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殺之且欲滅口翰弟及子進狀訴寃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案驗獲簡贓及為吐突承璀錢帛等共計之十餘貫匹事狀詞明白故自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貶吉州司馬

劉從諫為昭義軍節度使敬宗寶歷二年七月奏大將軍程光晟謀翻動發覺處置訖從諫稔惡藏姦非一朝一夕光晟之死人頗疑其寃

韓約為安南經畧使文宗太和二年六月奏愛州刺史張丹犯贓并欲謀惡事已准法處置大理寺議張丹既行禁勘即是制囚韓約不合專擅處置勑張丹男宗禮等並釋放

康傳圭僖宗乾符中自河東行軍司馬除河東節度等使時傳圭已率兵在代州自行營赴任兩都虞候張鍇郭朏迎于烏城驛並殺之軍中震悚

梁朱珍唐末為太祖諸軍指揮使龍紀初與諸將屯於

蕭縣以禦時溥珍慮太祖自至令諸軍葺馬廐以候巡撫時排陣斬斫使李唐賓之裨將嚴郊獨慢焉軍候范權侍珍以督之唐賓素與珍不協果怒乃見珍以訴其事珍亦怒曰唐賓無禮拔劒斬之珍命騎列狀陳其事太祖初聞唐賓之死驚駭與敬翔謀詐令有司收捕唐賓妻子下獄以安珍心太祖遂徑往蕭縣距蕭一舍珍率將校迎謁太祖令武士執責其專殺命丁會行戮都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以救太祖怒以坐牀擲之乃退

後唐李冲爲華州節度使初明宗至京師西征軍未旋命冲爲華州都監令應接之冲至華廹華帥史彦鎔入朝李存敬至華冲盡誅其家俄而任圜領西征大軍至招討推官張礪六軍推官李松等因言西征監軍官李從襲欲圖任圜幾覆西軍慮至京師妄生間諜君宜矯制誅之冲即遣牙兵數十人擒之軍中斬首以徇史彦鎔以逼已歸朝深怨冲泣訴於安重誨重誨怒冲復令彦鎔歸華詔冲歸朝

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天成二年表奏泗州防禦使充西川兵馬都監李嚴扇揺軍衆尋已處斬訖初李嚴同光中為客省使使于蜀時王衍專據坤維部曲離心知其必可取使還具奏蜀亡之狀興師之日必有成功故平蜀之謀始於嚴郭崇韜起軍之日乃以嚴為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閣道或馳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隨下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謂李司空先來予既舉誠納款衆咸以為討

蜀之謀始於嚴衍以甘言將誘而殺之欲不令遽往嚴聞之喜曰候魏王至吾兩人大功立矣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於母前以妻母為託即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三川既平以功兾領節度尋過蕭牆之難明宗即位嚴求之蜀川乃以為兵馬都監知祥忌之既至召宴即被執而害之以謀欲構亂聞

晉李金全為滄州節度使高祖天福二年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環詔遣金全以騎兵千鎮撫其地未及

境暉為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不自安金全說
遣赴闕密伏兵於野以祖之座上擒其軍校武彦和等
數十人斬之彦和臨刑宣言曰周環儉嗇多疑嚴刑峻
令王暉粗率悖慢怨其約束以至飛語斥間各為防虞
暉乃無疾針砭數月不出銛竹為矛圖為竊發預其事
者暉腹心數人而已行間之卒皆受其制心雖有異敢
不從之連雞不棲物之常理夫亂者必戮軍令有之然
則王暉元惡也天子猶賜之信誓許為郡守我等見殺

非其罪也若朝廷之命是食前言茍將軍之令得無究乎既戮彥和等其徒皆以兵送赴闕下初金全之將行也帝謂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乎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故折矢飛詔約之以不戮一人拔暉為淮安序升次校以主其兵卿之此行無失吾信至是以彥和等當危亂之日刼掠郡城三日所獲財貨在焉遂殺而奪之帝聞之以姑息金全不究其事尋授以旄節

楊光遠為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因罷其兵權光遠緣此

怨望潛貯異志多以珍玩奉契丹訴己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禁河雒之人常如備盜尋册拜太尉兼中書令時范延光致仕輦囊裝妓妾居於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為子孫之讎因奏延光不家汴雒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契丹宜早除之高祖已許之不死鐵券存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勲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雒下行及河橋擠於流而溺殺之矯奏云延光自

投於河朝廷以適會其意怫之理
張彥澤為涇州節度使有從事張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時彥澤有子為内職素不叶父意數行笞撻懼其楚毒逃竄外地齊州捕送到闕勑旨釋罪放歸父所彥澤上章請行朝典式以有傷名教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欲射之式僅而獲免尋令人逐式出衙式自為賓從彥澤委以庶務左右羣小惡之久矣因此讒搆互來逼脅云書記若不便出斷定必遭屠害式乃告病尋醫

擒其妻子將奔行州彥澤遣指揮李興領二十餘騎追之戒曰張式如不從命即斬取頭來式懇告刺史遂差人援送到邠州節度使李周驛騎以聞朝廷以姑息彥澤之故有勑流式於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面奏云彥澤若不得張式恐致不測高祖不得已而從之既至決口剖心斷手足而死之式父驛詣闕訴冤朝廷命王周代之

李儁為商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儁奏元隨吳漢筠監

軍資庫擅用官錢二十貫文已處斬訖刺史無軍權部曲有罪奏聽進止可也不奏而殺物議非之

宋彦筠爲鄧州節度使經過雒京於銀沙灘斬廳頭將軍鄭温爲留臺所奏據鎮將於都城殺人其罪不細有詔鞫之擬云彦筠先進過小流二百里奉勑命配在興順軍内有千人先令往陜府般家未到沿路逃走捕捉到一人貴要例衆等使處斬投屍於河彦筠出身軍旅不知事體合送鄭温於河南府請行勘責不合專擅加

刑者勑曰王者約法之義比在防非將致一平所期共守昨以憲司舉職有國舊規宋彦筠尋悔愆尤理可矜恕念兹勲績深軫朕懷特開宥過之恩庶叶匿瑕之道凡百有位宜勵乃誠所犯科條並釋放

漢王繼弘為彰德軍節度使乾祐初誣殺節度判官張易斥逐觀察推官張制易鎮州人繼弘事有所不當易必抗言爭之繼弘粗褊心不能容嘗於席上問國家西面用兵事易曰或說尚洪遷力戰傷重葢性太剛故也

繼弘正色曰洪遷傷重合有邸報子安得此言揺惑羣情遽繫之於獄奏易訛言惑衆殺之以聞制曹州人繼弘事有非理與張易協力極言之繼弘嘗乘醉攘臂毆於牀下至是因殺易乃誣奏制與易同出訛言而削其官牒而逐之後因郭謹代繼弘又令害制焉衆冤之漢法深刻藩方奏刑殺不問端倪即順其情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一迹而事之不暇

李洪信為陝州節度使乾祐末洪信奏馬步都指揮使

聶召秦國指揮使楊德護聖指揮使康審澄等與節度判官路濤掌書記張洞都押牙楊紹勍等同謀叛並殺之唯康審澄夜中放火奪關奔歸初朝議以諸道方鎮皆是勲臣不諳政理其都押牙孔目官令三司軍將内選才補之藩帥皆不悅故洪信因朝廷多故誣奏加害焉

周王晏為晉州節度使廣順元年正月殺行軍司馬徐建崇言謀通劉崇故也

冊府元龜卷四百四十九